顫抖的大地

劉墉翻譯改寫・劉軒原著

一個美國長大的中國男孩子，十八歲哈佛大學高材生，
眼裡見到的中國。
本不談風景，專談人的遊記。
極幽默、很辛辣！
以又冷又熱的筆觸，描寫那顫抖的大地。

顫抖的大地

劉墉翻譯改寫・劉軒原著

劉　墉　一九四九年生，北平市人。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研究，聖若望大學研究所及師大美術系畢業。一九七八年由行政院新聞局及國立歷史博物館推薦前往美國講學。現任紐約聖若望大學專任駐校藝術家及副教授。曾任美國丹維爾美術館駐館藝術家、全美水墨畫協會國際展主審，並應邀在世界各地舉行畫展三十餘次。著有螢窗小語、螢窗隨筆、眞正的寧靜、點一盞心燈、薑花、四情、超越自己、創造自己、肯定自己、紐約客談、愛就注定了一生的漂泊、顫抖的大地（譯作）、唐詩句典、花卉寫生畫法、山水寫生畫法、翎毛花卉寫生畫法、白雲堂畫論畫法、林玉山畫論畫法、劉墉畫集等三十餘種。

劉　軒　一九七二年生於台北。紐約茱麗葉音樂院預科及史岱文森高中畢業，哈佛大學肄業。譯有《林玉山畫論畫法》及《眞正的寧靜》。作有《顫抖的大地》及室內樂《秋思》。

顫抖的大地

劉墉翻譯改寫・劉軒原著

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

從高空看黃土高原
我簡直難以相信
那會是有人居住的地方
他們夯（厂尤）黃土爲牆
燒黃土爲磚
鋪黃土爲頂
甚至住在黃土的窰洞裡。
黃黃的皮膚，黃黃的臉
遠看像是黃螞蟻
死後又成爲黃土的一部份。
而我跟他們居然有著同樣的祖先——
那黃河文明的創造者！

「看這黃土地，你有什麼感想？」父親問。
我說：
「先爲他們種些樹吧！」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【譯者序】

我認爲每個大陸以外的中國人，都應該回去看看。
想想什麼是中國、什麼是中國人。
於是你可能學會同情與感恩，
甚至了解什麼是命運、什麼是人生！

尖銳的筆觸之後

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

四年前，台灣剛開放赴大陸探親，我就帶著八十歲的老母去北京。

回程，在香港啓德機場的過境室裡，看到一片混亂的景象，許多返鄉老兵，因爲等不到機位而疲累地躺在椅子上，有些人甚至睡到了行李中間。

那些行李眞是五花八門，有長筒的國畫、一綑綑的草藥、一盒盒的蔴糖和成箱的水果，有位老先生不斷拿紙擦地，因爲他帶的酒甕裂了，美酒流了一地。

我走到他們中間聊天，笑說母親也有許多親戚硬塞下的東西，雖然累贅，卻半樣也不敢不帶，甚至扛了架據說有神奇療效，能夠放射出氣功電波的機器。

大家都笑了。

一位老先生攤攤手：「你看！就我輕鬆，空空如也！」他確實什麼也沒有，破藍布衫，配條露脚踝的灰布褲子，一雙黑布鞋，差點露脚拇趾：

「錢送光、錶也摘了，連眼鏡都留給了老太婆。我是一貧如洗呀！」

但從他的臉上，我看到的不是「貧」，而是豐美！

這時我注意到角落，一位自始不曾抬頭的老人，他的購物袋上印著台北百貨公司的標誌，裡面堆著一捲捲衛生紙。

「想必您是正要去！」我問。

「回來啦！」他沒抬頭。

「您這衛生紙，不都是台灣的嗎？」

「帶去又帶回！」

我一笑：「爲什麼不留在那兒？多重啊？」

「留？」他猛一抬頭，雙眼紅紅的血絲：「我屁都不留給他們，沒一個是人！」

他那忿恨的表情，我永遠難忘。

◉

四年來，我又去大陸多次。每回過境香港，都想起那幾位老兵，想起他們的心情、甚至心路歷程。

我覺得自己也漸漸有了同樣的感覺：

又愛、又恨。

想把自己的一切拿出來，去幫助他們。

又想把頭扭開，不去看那醜陋的人性。

◉

我也在一次又一次的大陸行中，感慨爲什麼老天這麼不公平，使同樣的民族，兩樣的遭遇，而且一苦就苦了四十年。還剩下多少有生之年，使他們能彌補以前的損失!?

如此想來，當我見到他們貪婪、齷齪的表現時，就有了體諒，而非蔑視。

◉

如同劉軒在飛機上遇到的人所說：「中國是一個讓你眞正思想，什麼是中國的地方。」

這句話聽來很矛盾，卻比什麼都眞實。

我認爲每個大陸以外的中國人，都應該回去看看。

想想什麼是中國？

什麼是中國人？

於是你可能學會對自己的幸福感恩，甚至了解什麼是命運、什麼是人生！

◉

因此，當我的孩子提前高中畢業，並僥倖進入理想的大學時，我認爲應該帶他去一趟中國。把自小在紐約長大、嬌生慣養的獨子，一下帶到大漠、河套和黃土高原，這文化與地域的震撼，絕對是書本上學不到的。

◉

剛抵北平的第三天，我帶他去頤和園。我站在湖邊寫生，要他爲我拍一點風景，卻發現他把鏡頭一直朝向人群。

「你不覺得人更有意思嗎？」當我怪他的時候，他反問我。

我發現他開始有了反省。

反省什麼是中國人？自己又是什麼人！

◉

一路上他都寫日記，在火車中、遊船上、旅館裡。在奔波了十六小時之後，寫到深夜。他很想把這些文章在美國發表，我則先睹爲快之後，決定提前在國內出版。

因爲中國在中國人的眼裡，絕不等於在洋人的眼裡。這本書在台灣可能獲得更大的共鳴。

◉

我們父子合作寫書，已不是第一次了，但過去都是他協助我將《眞正的寧靜》、《林玉山畫論畫法》等書譯爲英文。這次則由我爲他英翻中。

雖然只是五個多月的工作，但每篇文字都經過我們由日記資料討論、撰寫、翻譯和再磋商。由於原文本來計畫在美國出版，國情、語法和重點的差異，使我不得不作增刪和潤飾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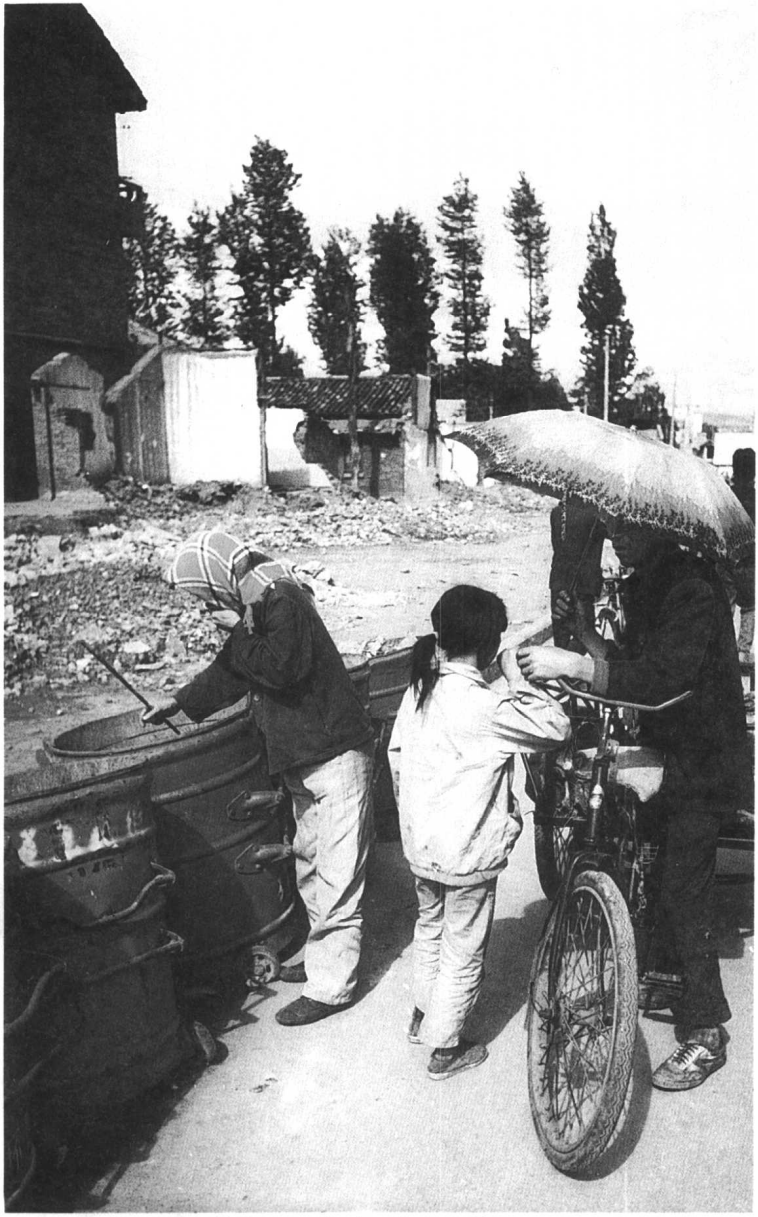
完成之後，我發現雖然譯筆不見得講究，卻比我自己往常的作品多了一些東西——屬於十九歲青年的：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激情、直爽與尖銳。

但在那尖銳，看來有些諷刺的筆觸之後，流露了關懷。

衷心盼望您，能在我們嬉笑怒罵的背後，看到這些關懷！



△在昆明的一個廢墟旁，我看到一家人在掏垃圾，母親摀著鼻子用一根細棍在桶裡攪，小女兒受不了惡臭而作嘔，一旁騎板車的父親伸手過去安慰，我的眼眶濕了……。

【原著者前言】

爲什麼葉子落了才要歸根？有幾條根會重視這種落葉？
它是不得不歸根哪！
不歸根，去哪裡？讓風吹得滿地飄零？

小盒子裡的朋友

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

在前往北京的飛機上，我看到一位老先生，總是提著一個很重的布包。那其實應該說是方形的箱子，只是外面包了厚厚的布，又用布纏成把手，以墨筆寫著地名。

這種非常中國式的包裝，在飛機上本算不得稀奇，只是我看老人費力地拿上拿下，十分不忍，於是過去幫忙。

意外的是，老人拒絕了：

「朋友託我帶的，我得親自拿！」

「看來很重。」

「當然重！朋友就在裡面！」老人漠漠地拍拍布包：「落葉歸根！」

我的父親常對我說：

「爲什麼人們總是講『落葉歸根』？爲什麼葉子落了才要歸根，有幾條根會重視這種落葉？它是不得不歸根哪！天冷了，凋零了，不歸根，去哪裡？讓風吹得滿地飄零？」然後他就會瞪著我：「要歸根，別等落葉，現在就去尋根！最起碼要知道，你家族的血液是從哪裡

來！」

所以我去尋根了，從祖父的故鄉北京，往北到蒙古，往中到西安，再往東到武漢，而後至宜昌上船，溯長江到重慶、成都，再上樂山、峨嵋，又往西南到昆明，向東至桂林，而後經香港、台灣回美。

一路上我遇到許多返鄉探親的人，在車站、機場、甚至碼頭看到許多流淚的場面。

我沒流淚，因爲我對那塊土地沒有過去的經驗。但是當我看到像我祖母一樣的老太太伸手乞討；像我外公一樣的老先生爲人扛行李；像我妹妹一樣的孩子向我兜售東西；以及腿上掛著深深刀疤的三輪車伕，舉起頭，用手遮著眉，看我住的觀光飯店，說「好地方！裡面一定很漂亮」時，我動容了！

王鼎鈞先生說過一句話：「什麼是故鄉？故鄉是祖先流浪的最後一站。」

我要說：「什麼是沒有親人的故鄉？故鄉的每個人都可以是親人！」

正因此，當多數大陸遊記都把重心放在風景與懷舊時。我這本遊記的焦點卻是人——在

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顫抖的大地

那古老的國家、城市、無數古跡與陵墓之間討生活的人。

他們是活生生的，讓我感動！

◉

謝謝母親，行前塞給我一個厚厚的筆記本；謝謝父親，在我晚上寫日記時，自己去洗衣服，雖然那是事先約好屬於我的工作。

當然更謝謝他與我「討論」又「爭論」，改去又改回地把這本書譯成中文，並呈現在讀者面前。

謝謝您！如果可能的話，請把書整個看完！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